

# 女性禪師道場的蹤跡：嘉興梅里伏獅禪院之昔與今（上）

中華技術學院 共同科 蘇美文

《海潮音》雜誌、第八十八卷、第一期，頁 14-22

## 一、前言

若論此事，覓纖塵了不可得，於此明得，三世諸佛齊立下風，於此不明，出生入死，無有休息，急須一意努力加參，忽然徹見本來面目，則頭頭顯現，法法全彰，豈不慶快平生！舉拂子云：脫體頓忘玄妙解，諸人自悟始風光。還會麼？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卓拄杖，下座。<sup>1</sup>

這是祇園禪師來到伏獅禪院，開法當日，陞座開示的法語。祇園行剛（西 1597-1654），一位女性禪師，活動於明末清初時期，當時禪宗臨濟有復興之勢，最重要的人物是密雲圓悟（西 1566-1642），而祇園就是在密雲的弟子石車通乘（西 1593-1638）座下開悟，還被付予法脈傳承，為臨濟下三十二世，名列《五燈全書》。祇園悟後，隱跡胡庵九年，後來被請至伏獅禪院，上堂開法，以話頭禪為教法，痛棒熱喝，點撥弟子。為僧俗男女所嘆服，尤其對出家、在家女性之參禪悟道，帶來信心與具體典範<sup>2</sup>。

本文以這位女性禪師的道場：「伏獅禪院」為中心，藉由古籍文獻來探討，其在怎樣的機緣下成為女性禪師的道場？在祇園之後又變成如何？另一方面，筆者亦前往大陸嘉興王店（昔名梅里），現地尋訪，在經過更大的世事變化下，所存為何？所能知者為何？希望由此呈現伏獅禪院的昔時與今日。

## 二、從董庵到伏獅祇園

伏獅禪院，地處浙江、嘉興縣梅里鎮，這個區域在明末是人文薈萃、佛法極為興盛的地方。梅里，又稱為梅會里、梅匯、王鎮、王店，今日即名為王店鎮。梅里是個古鎮，為何稱為梅里、王店呢？根據楊謙《梅里志》記載：

梅里，秦漢屬由拳，吳為嘉興，唐時隸蘇州，至錢武肅王置嘉興鎮，設鎮遏使一人，時王達居此，為王店鎮之始，宋初以嘉興隸浙西路，明吳元年

<sup>1</sup> 《伏獅祇園禪師語錄》卷上，收入《嘉興藏》第 28 冊（台北、新文豐、1987）。頁 423 下。

<sup>2</sup> 有關祇園禪師的生平、形象，可參見拙文〈伏獅女禪—祇園禪師之參悟與弘法〉，收入《能仁學報》第十期（香港，能仁書院、2004.12），頁 101-130，以及〈女性禪師的道影—從「寫真與名言」探析祇園禪師之形象〉，收入《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》第十期（台北，台大佛學研究中心出版、2005.07）頁 235-286。

屬直隸，洪武間改隸浙江，而梅里之稱，以逵環植梅花因名焉。<sup>3</sup>

在五代後晉天福年間，錢武肅王在嘉興設鎮，當時王逵居住在此，並在此地環植梅花，所以被稱為梅里。也有說王逵為鎮偈使，在這裏開始聚集貿易，形成市場，於是稱為王店<sup>4</sup>。梅里有一條溪自西而東，貫串而過，沿洄三里，屋宇就蓋在溪之南北，這條溪因此也稱為梅溪，乘船舟行，是來往交通的重要水路。自王逵以來，梅里開始發展，到了明代中葉，更達到高峰，物阜民康，人文薈萃，不僅是嘉興縣南方的繁榮大鎮，更深具人文風華：

至明中葉而漸盛，民物殷阜，俗尚淳樸，已成一巨鎮，其擢科第而仕宦者，皆有以政績聞於時，國初人文薈萃，海內稱詩者，咸推朱檢討、李徵士兩家，而王言遠、周青士、沈山子諸人復相應和，故百餘年來，其流風遺韻至今弗替。<sup>5</sup>

從明中葉一路繁榮下來，科舉仕宦者，多有聞名於當時者，到了清初朱彝尊（1629-1709）定居梅里，許多士大夫文人更是來往聚集，結社唱和，以詩詞文學聞著天下，甚至形成所謂梅里詩派。因為人文薈萃，再加上晚明的禪宗發展也處於復興之勢，士大夫餘暇鄉隱，參禪聞道、往來禪院亦是常有之事，所以園林宅第、寺院庵堂充錯其間。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伏獅禪院是當時「諸庵之冠冕」：

伏獅禪院，一名董菴，在小橋浜，左有東菴，今廢。〔補〕伏獅院在板橋北，女僧蘭若，俗呼董菴，規模宏整，鑄鐵為佛像，徒眾亦盛，為諸菴冠冕。<sup>6</sup>

伏獅禪院是座比丘尼道場，又名為董庵，規模宏整，徒眾亦聚盛起來，成為當地庵院的第一。清康熙的《嘉興府志》，也有相同的記載：

祇園行剛，比丘尼，嘉興胡氏女，早寡守節，棄家學佛，住伏獅禪院，從者如雲，有一夔超琛比丘尼為其高足，皆有語錄行世。<sup>7</sup>

祇園「住伏獅禪院，從者如雲」與《梅里志》的「徒眾亦盛，為諸菴冠冕」，在在都證明當時祇園在伏獅禪院的弘法盛況。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就這樣記載：

<sup>3</sup>見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一〈沿革〉。此志為清光緒三年（1877）刻本。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、地理類，第716冊。（上海古籍，1997），頁666。

<sup>4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一〈沿革〉，引自《至元嘉禾志》。頁666。

<sup>5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，白繼昌〈梅里志序〉。頁660。

<sup>6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。頁710。

<sup>7</sup>（清）袁國梓纂《嘉興府志》卷十七，收入《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》第15冊，清康熙（1681）刻本。（北京、中國書店，1992），頁694。

…名伏獅，則後祇園禪師所命也。菴前後殿二房樓五，西設方丈，兩旁廚庫集（案：原為左示右集）寮，咸具有叢林之規，故名曰院，祇園為天童密雲孫，金粟石車子，以女身相，宏臨濟法，來住斯院，故名曰禪。…記余少時，見此院之興，工費甚侈，莊嚴之勝，甲於諸方。<sup>8</sup>

爲什麼伏獅，又名爲董庵呢？其實董庵是它原來的名字，而伏獅則是祇園來後才命名的。王庭年輕時所看到的伏獅禪院，是祇園來此開法的時候，弘揚臨濟禪法，規模徒眾俱增，有門庭規約在運作，也有許多學人來往參學，法務隆勝，建築莊嚴，遂成爲諸方的第一庵院！讓董庵從「庵」，變爲具有叢林之規的「禪院」規模。祇園以女身相，宏臨濟法，受到的考驗與檢證只會多不會少，還能夠在人文薈萃的梅里成爲「諸庵冠冕」、「從者如雲」，相當難得，可見其修證之真切、弘法之盛篤，得到很多護持與迴響，因此，祇園成爲伏獅祇園禪師。

「庵」的本意，原指小型的隱居草屋茅舍，如有宗教性質，則是家庭祭祀，或是家族的、小型的佛教修行處所，所以有時是士人歸隱之所，有時是家庵，有時是僧人所創，有時可能是尼僧所創，不一定專指比丘尼道場，例如當時梅里的福城菴，就是僧人鶴僊住持。可彬菴，是僧人靜源住持等等。而董庵，就是私人的家庵，屬於董氏家族所有，而且還是女庵性質<sup>9</sup>。祇園將「董」改爲「伏獅」，「庵」也因她變爲「院」，顯然因爲祇園的緣故，董庵變成伏獅禪院，也代表要從私人庵堂要轉成十方道場了。

董庵，是座怎樣的家庵？董氏爲何要設此家庵？其原始用途爲何？又爲何敦請祇園來住持？從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的記載可以了解一二。王庭是當地有名的士大夫，此重修記，寫於祇園去世後，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，再延至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繼記、刻碑。內容談到董庵建於明末啓禎年間（約1628左右），其啓建緣起爲：

梅里之有伏獅禪院也，自明末啓禎年間始也，先是里紳曙巖李公有第三女，適南潯董氏為董孺人，相中條公登少年第，不祿，因無所出，撫一女甚愛之，及笄，志不願嫁，孺人因令之出家，迺就李氏買宅，改築為菴以居焉。菴成於董，俗呼為董菴，初供一鐵佛，又呼鐵佛菴，其名伏獅，則後祇園禪師所命也。<sup>10</sup>

梅里有士紳李曙巖，字君時，曾任國子監助教<sup>11</sup>，李家在梅里是大族，還被稱爲

<sup>8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710。

<sup>9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可彬菴、福城菴條下。頁708。即使「庵」，作爲佛教修行場所，不一定是由女性來主持，但不可諱言的，許多庵堂是由比丘尼住持，有比丘尼在修行，這應該是因爲在傳統觀念、佛門戒律下，女性修行者無法在比丘的大寺院叢林中長期居住修行，又沒有女性修行大禪林可去，所以就散居於小型、家族庵堂中，久而久之，「庵」就變成是佛教女性修行道場之專名。

<sup>10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王庭〈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710。

<sup>11</sup>李曙巖，原名衷宏，萬曆元年舉人，後改名原中，登萬曆己丑進士。曙巖其號也。曾爲溧陽令，政尚慈和，案無留牘。後陞爲國子監助教，年九十三卒。見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八〈科第〉，

王店李<sup>12</sup>。他的第三女嫁給潯溪（今浙江南潯鎮）董家第三子：董嗣昭<sup>13</sup>。董家是潯溪的旺族，董嗣昭卻在二十一歲舉進士（萬曆二十三年乙未科）後不久便去世，他們膝下無子，守寡的董妻李氏便領養一女，非常珍愛，長大後女兒不想嫁人，董孺人（李氏）便為其在自己娘家梅里，蓋個庵堂，讓她出家修行。因為是董家人來建，所以當地人俗呼董庵，當初庵內還供有一尊鐵佛，所以又稱為鐵佛庵。這位出家的女兒，成為祇園的弟子，法名義川：

孺人女從祇園蘿髮，錫名義川，執侍二十餘年，同六人受記剃<sup>14</sup>。

義川隨著祇園出家，隨侍二十餘年，最後成為嗣法弟子之一。所以董庵之建立是守寡的母親為了安置不願嫁的養女，讓她能夠安心奉佛修行。所以這二位女性：李氏董夫人、義川，是董庵之所以成立的重要人物。

董夫人李氏，梅里李曙巖之三女，生於萬曆六年，十六歲嫁給董嗣昭，十八歲守寡，卒於崇禎五年（1578-1632），享年五十五，在那個講究貞節烈女的明代，共守寡三十八年。天啓六年，守寡第三十年時，旌表為節婦，列入《梅里志》〈節烈〉中：

湖州進士董嗣昭妻李氏，國子助教原中女，嗣昭未除官，卒於京邸。因依母氏買田廬於里北，築伏獅菴，苦志焚修，長齋奉佛以終，天啟間旌。<sup>15</sup>

依其文意看來，李氏守寡後似乎長居於董庵「苦志焚修，長齋奉佛」，但比對另外的史料，並非如此，據朱國禎所寫的兩篇關於她的傳、序：〈董節婦李夫人傳〉、〈旌表節婦李氏董夫人壽誕序〉，前者是守寡二十年時，朱氏為其寫的傳，內容不僅沒有談到其長住梅里董庵，而是嚴謹深居於南潯家中：

齊居茹澹，斥其餘命家督，瘞賂賑貧，橋梁道路，多所脩葺，…用形家言，易大門南向，見有丹漆，曰：孀居焉用此？立命削去。庭戶肅然，師婆絕跡，惟國博公至，乃一見，內外化之，不戒而慄，日禮佛課，誦有常度，蓋歷今又二十年往矣，節婦之稱，遠近無間。<sup>16</sup>

---

頁 763~764，及卷九〈仕宦〉，頁 774。

<sup>12</sup> 朱國禎為李曙巖父親寫墓誌銘〈繼泉李公墓誌銘〉曰：「嘉禾鼎族莫著于梅溪之李氏，一曰王店李…」。見朱國禎《朱文肅公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、別集類，冊 1366（上海古籍、1997），頁 97。

<sup>13</sup>（清）汪曰禎撰《南潯鎮志》卷十二〈人物一〉董份下：「…嗣昭，字叔==，號中條，以孝友稱，年二十一舉乙未進士，禮部觀政，僅五十日歿於京邸。」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、地理類，第 717 冊，頁 267。（上海古籍、1997）

<sup>14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四〈寺觀〉、伏獅禪院下，〈王庭重修伏獅禪院記〉。頁 710。

<sup>15</sup>（清）楊謙纂《梅里志》卷十二〈節烈一〉，頁 815。

<sup>16</sup>（明）朱國禎《朱文肅公集》〈董節婦李夫人傳〉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、別集類，冊 1366（上海古籍、1997），頁 191-192。

李氏嚴守節婦之行，「庭戶肅然，師婆絕跡」<sup>17</sup>，只有父親來時（國博公即李曙巖），才與之相見，否則甚少出門、見外人，而且每日勤於禮佛課誦。所以遠近對其節婦之譽都沒有間斷過，這與《梅里志》所載「苦志焚修，長齋奉佛以終」相合。十年過後，李氏達到旌表的標準，朱國禎再寫一文祝福她，並再一次寫到她與父親的來往：

…及今已告事成，又幸未死，樂觀其盛，叔氏遐周連得二子，以一子之期，亦適屆，而國博尚健，汎舟往來其間，俯仰數十年。<sup>18</sup>

前傳寫李氏嚴於門庭，甚少接觸外人，最多是與父親見面，並有買舟歸寧之舉。後面的旌表壽誕文，則言「國博尚健，汎舟往來其間」，因此可推論：有時父親來看她，有時李氏應該也有自己回娘家見父親，而且這種狀況應該頗多，否則不必寫出來。依其禮佛之虔誠，李氏回娘家必然也會到董庵禮佛，見女兒義川（這或許是她常回娘家的主要的原因），對董庵的種種必然多所關心，所以她雖然沒有長居於此，也是常常來此焚修禮佛。而庵中的鐵佛，是祇園來之前已供奉的，應該就是李氏所供養。這一尊鐵佛，後來就成了伏獅最後毀敗的文物！

祇園另一位嗣法弟子義公（1615-1661），她與義川早先已在董庵修行<sup>19</sup>，而且在這之前就跟祇園參禪修行了，後來因戰亂兵火之亂，移居南潯，於是董夫人顧氏為她們在南潯建般若庵，供她們修行，董菴無人住持，義公與義川便向護法居士建議，請祇園來董庵，這些居士是由潯溪（南潯）董帷儒、（梅里）李姓家族諸護法士紳組成，亦即是義川的父親、母親二邊的家族。於是祇園於順治四年（1647）來此開法，展開八年的弘法生涯。

這其中有位重要人物，即董帷儒居士，在輩分上他是義川的姪子<sup>20</sup>，母親是顧氏董夫人，與義川同輩，是李氏的姪媳。李氏收養了義川，但畢竟是女兒，依觀念還是要有兒子為後嗣，所以李氏就以小叔董斯張之子詵為嗣，沒想到詵二歲時就夭折了，於是再以兩位姪孫來承嗣<sup>21</sup>，其中一位即是董帷儒<sup>22</sup>。所以董庵的

<sup>17</sup> 師婆者，是「三姑六婆」中的六婆之一，指的是畫符施咒，請神問命之婦女。

<sup>18</sup>（明）朱國禎《朱文肅公集》〈旌表節婦李氏董夫人壽誕序〉，頁 137。

<sup>19</sup> 由義川與義公二人字號第一個字相同（她們的法名分別是超朗、超珂）、又先於祇園，同時住於董庵、並同時接受董帷儒母親的供養，來到南潯般若庵，義公後來繼任伏獅住持時，亦常常往來南潯般若庵（由義川住持）、以及董帷儒對兩人都甚為護持可知，兩人關係應該頗為密切，彼此可能有親戚關係！？義公是梅里人，也極可能是李氏娘家這邊的晚輩。據王庭之重修記，義川是李氏收養，「祇園歿後，義川暨同門者再繼席」，但據祇園的語錄記載，繼席者是義公，並非義川（她乃負責塔院），其實王庭所言，也沒有錯，只是籠統了些，只是義公繼席六年，王庭為何沒寫？而且義川另有住持的庵院，王庭也未寫出！語錄記載錯誤的可能性極低，所以筆者初次查索到重修記時，還狐疑王庭是否把義公寫錯成義川了！？

<sup>20</sup>（清）汪曰禎撰《南潯鎮志》卷十三〈人物二〉頁 277。在「董漢策」下：「董漢策，字帷儒，號芝筠，又號甦庵，又號帚園，嗣成孫，父廷勛，蔭監生，萬曆中兩次副榜…少孤，…事孀母以孝聞，拳勇絕倫，亦通韜略…」。董漢策（帷儒）是嗣成的孫子，而嗣成與嗣昭為兄弟，嗣昭的女兒是義川，所以義川是董帷儒的姑輩。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、地理類，第 717 冊，（上海古籍、1997）。

<sup>21</sup> 見（清）范長庚纂《南潯鎮志》卷七，道光二十一年編纂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》鄉鎮志

所有權，就轉移至帷儒身上。帷儒具俠義氣概，以孝聞名，拳勇絕倫，亦通韜略，對養生奉死恤貧等功益之事，都不遺餘力，並帶領鄉民抵禦明末寇亂，對南潯鄉里貢獻甚巨，對母親孝敬有加。帷儒之母則是皈依三寶，朝夕禪定奉佛之人，母子兩人擁有董庵的產權，所以要禮請祇園來時，帷儒當然就是最重要的禮請者。祇園來此八年，也得到母子二人相當的護持尊重。

---

專輯，第 22 冊。據民國二十五年鉛印《南林叢刊》本影印。頁 839。

<sup>22</sup> 見（清）汪曰禎撰《南潯鎮志》卷三十九〈志餘九〉中有《甦庵家誠》之引文，內容為董母傳家序一篇，談到此事。頁 592-593。